

弘揚媽祖文化

光大媽祖精神

湄洲媽祖祖廟

林金榜

庚辰年正月

謹以此書紀念

媽祖誕辰一千零四十周年

并獻給

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

提供資料、幫助者芳名錄：

鄭 葵 劉亮權

白啟寰 李玉昆 李求真 辛振祥 林文豪

林金榜 周金琰 郭志超 陳 健 麥 穗

常 江 曾昭璇 劉建國 龔聯壽

序

——媽祖與中華文化

林文豪

近年來，海峽兩岸掀起了一股媽祖熱，千千萬萬媽祖信奉者涌向湄洲島來尋根謁祖，形成一股滾滾而來、方興未艾的熱潮。媽祖熱的興起帶動了媽祖旅游和媽祖研究，提高了媽祖在海內外的知名度。現在，信仰媽祖、研究媽祖、議論媽祖的人越來越多。對媽祖信仰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和紛紛紜紜的說法。就我所知，人們比較關心的有媽祖是怎麼由人變為神的，為什麼稱這尊神為媽祖，媽祖信仰是怎樣發軔的，目前媽祖信仰在全世界有什麼影響。以及我們今天應當如何看待媽祖信仰這件事，等等。因此，我想對以上這些問題談談個人的看法。

關於媽祖

媽祖于宋建隆元年（九六〇）生于湄洲，雍熙四年（九八七）羽化升天。南宋著名文學家劉克莊在他的詩歌中曾有這樣兩句：「靈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這兩句詩概括了媽祖由人變神的史實，並點明媽祖信仰肇自湄洲。

據宋代史料記載，大約距今一千年以前，地處臺灣海峽西岸中部的福建莆田湄洲嶼，有一位姓林的青年女子，平素急公好義，尤其熱心扶危濟困，救助海難，受到人們的敬重。當她為救海而捐軀之後，鄉親們便在島嶼上給她修了一座廟宇奉祀。從此以後，出海的人們紛紛傳說在狂風惡浪中，常見到有位紅衣女子閃現在桅桿上導航，直到化險為夷。于是，人們就稱她為「通靈神女」。這就是關於海上保護神媽祖傳說的最初形態。

在我國古代航海技術還不很發達的情況下，航海的人很難預測海上的惡劣氣候，很難應付颶風的突然襲擊，因而總想祈求神靈保佑，于是眾多的「海神」便應運而生。起初，人們還只是崇拜自然神，所謂「四海龍王」，就是自然神的人格化。到了北宋以後，隨著航海業的蓬勃發展，人們更進一步希望有一尊代表上天（上帝）意志統管所有海域的神祇，來保護人間的航海安全。這就是媽祖信仰發源的總的歷史背景。至于媽祖信仰何以從莆田傳到外地，由地方神發展為全國性的神祇，則有其偶然的因素和歷史的原因。

起先是「通靈神女」護航的傳說漸由湄洲灣擴展到沿海各地，信仰的人日益增多。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這傳說終於傳到了朝廷上。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年，宋朝派給事中路允迪出使高麗國，船隊在海上遇到颶風。路允迪在風浪中仿佛看見桅桿上發出一道道紅光，過後風浪頓息，轉危為安。路允迪感到奇怪，便詢問部下是什麼神靈顯聖相救，正好船上有一位保義郎李振，是莆田白塘人，平時信奉媽祖，就向路允迪報告說是湄洲神女搭救。路允迪深信不疑，還朝復命時就將途中

奇遇上秦皇帝。宋徽宗就下詔給媽祖廟賜以「順濟」匾額。這是媽祖神迹第一次由民間傳到官府，並得到朝廷的確認、褒嘉。此後幾百年間，自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起至清朝，歷代皇帝出于種種原因，先後三十六次給媽祖疊獎褒封，封號由二字疊加至六十四個字，爵位由「夫人」而「妃」，而「天妃」，而「天后」，直至無以復加。朝廷的疊疊封賜，最終樹立了媽祖作為唯一海神的至高無上地位，也使媽祖這一民間信仰的傳播範圍愈益擴大，幾乎遍及全國；同時，她的名字又伴隨漂洋過海的華僑、海員和外交使節，傳到世界各地，成為頗具世界影響的海神。

皇帝的褒封，固然使媽祖的神格愈加崇高，但在平民百姓心中，則感到這麼多而長的封號反而使神和他們在感情上疏遠了。于是，人們便自發地選擇了一個最親切的稱呼——娘媽。這是中國南方人對長輩女性的敬稱。從現在查到的史料來看，自宋代至明中葉以前，民間一直稱媽祖為湄洲神女或靈女，明中葉開始改稱娘媽。例如：嘉靖刊本《使琉球錄》中就有娘媽保護欽差的記載；明朝人吳還初所著小說名《天妃娘娘傳》；廣東的娘媽角、娘宮巷等地名也是自明代一直沿用至今；澎湖的媽祖廟在《明實錄》中就記作娘媽宮；日本的野間嶽就是娘媽山的日譯；十六世紀許多西方傳教士用英文、葡文和西班牙文寫的文件中，都是按「娘媽」音譯寫作 *Ne'ma*；至今，莆田民間也還是叫娘媽。至于由娘媽再轉稱為媽祖，則是從臺灣開始的。明末清初，去臺灣的福建移民從湄洲帶走了不少娘媽神像，他們視湄洲娘媽廟為祖廟，每年都要到湄洲進香謁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又把早期從湄洲分靈去的娘媽神像進一步尊稱為媽祖，意思就是娘媽之「祖」。清代的趙翼在《陔餘叢考》這本書中

有這樣一段記載：「臺灣往來，神迹尤著，土人呼神爲媽祖。倘遇風浪危急，呼媽祖則神披髮而來，其效立應，若呼天妃，則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時刻。」郁永河在《采硫日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這些記載不僅指明媽祖這一稱謂的由來，而且反映了民間是多麼珍惜這種質樸的稱呼。

關於媽祖的身世和事迹，一千年來，人們賦予諸多神奇的色彩、美麗的傳說，如「窺井得符」、「乘席渡海」、「機上救親」、「白日飛昇」，等等。這當然只是反映人的某種善良的願望、奇妙的想象，但媽祖確有其人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媽祖作爲人的存在，不是單純靠民間口頭流傳下來，而是有確鑿的史料記載爲依據的。這類記載，散見于宋、元、明、清的一些史籍中，總共有四五百條。其中最早的一條史料是宋紹興二十年（一一五〇年）廖鵬飛所作的《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獨爲女神人者尤靈，世傳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嶼人。初，以巫祝爲事，能預知人禍福；既歿，衆爲立廟于本嶼。」此後，其他宋朝人的著作如李俊甫的《莆陽比事》、丁伯桂的《順濟聖妃廟記》、黃巖孫的《仙溪志》、李醜父的《靈惠妃廟記》、潛說友的《咸淳臨安志》等，所記與廖氏大體相同，都肯定了媽祖是莆田湄洲嶼林氏女。繼宋代之後，元、明、清的記載大致都是在宋人記載的基礎上加以繁衍，這裏就不再贅述了。總之媽祖不是憑空想象的神祇，她的本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一個勇敢無畏的人，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媽祖信仰盡管也包含一些迷信成分，但不可否認它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海上交通和開發臺灣的影響。這就是當今世上尤其臺灣島上爲何會有如此衆多的媽祖信徒的最好解釋，也是今天我們要紀念她的重要原因。

關於媽祖廟

由于媽祖肇靈于湄洲，所以追根溯源，湄洲媽祖廟是世界上所有媽祖廟的祖廟，而世界各地的媽祖廟則皆是湄洲媽祖的行宮。所謂行宮，意思是媽祖分靈居住的宮室。有人說媽祖的祖廟不止湄洲一個，其他的地方也有祖廟。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媽祖的祖廟就只有湄洲一個，其餘的不管它有多少，不管它在世界哪一個地方，都只能是湄洲祖廟的分靈。所以臺灣有人建議將湄洲建成「東方的麥加」，其原因也在于湄洲是媽祖信徒的朝聖地。媽祖只有一個，而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分靈，元代有一個叫黃淵的學者把這種關係比做「即普陀大士之千億化身」。明成祖永樂皇帝則用詩的語言描繪了湄洲媽祖這種超時空的神力：「湄洲神人濯厥靈，朝游玄圃暮蓬瀛。」清代晉江籍進士錢俊元用五言絕句將媽祖從湄洲走向世界作了這樣的概括：「宋代坤靈播，湄洲聖迹彰，至今滄海上，無處不馨香。」湄洲祖廟與各地行宮的關係，亦可以從現在留存下來的許多媽祖廟的楹聯妙句上反映出來。如山東烟台天后行宮正殿的楹聯：「地近蓬萊，海市仙山瀛客話，神來湄渚，綠榕丹荔故鄉心。」臺灣臺南大天后宮存清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林登雲題聯：「赤嵌壯璇宮，奉英靈為海外砥柱，皇朝隆祀典，欽慈濟本湄島淵源。」新港奉天宮尚存一副傳為清男爵王得祿撰書的聯板：「聖慈皎皎煥湄洲，風清月白，母德洋洋彌海甸，浪靜波恬。」臺灣香火鼎盛的北港朝天宮聖母殿的楹聯是一位臺灣籍進士陳望曾所撰書，其聯文是：「聖迹溯湄洲，躡電飛昇，八百載神靈遍布，慈雲庇臺島，安瀾永

慶，億萬家頂祝馨香。」臺灣其他各天后宮也幾乎都有溯源到湄洲祖廟的聯句。在國外的媽祖行宮也不例外。如日本長崎崇福寺媽祖堂的楹聯爲：「湄嶼靈昭千古迹，壽山崇祀萬年春。」古琉球中山國（今日日本沖繩）有一副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由媽祖的裔侄孫林麟煊撰書的長聯：「累朝疊誥表神功，嶽降自鯤江，翊運凝庥，頻現紅燈宣聖化，重澤獻琛逢盛世，皇華臨馬齒，摠衣展拜，永清碧海耀吾宗。」此聯中「嶽降自鯤江」中「鯤江」就是湄洲的別名，「名華臨馬齒」中的「馬齒」，則指的是琉球的馬齒山。

不少文獻史料還載有各地行宮從莆田和湄洲直接割火分靈的記錄。如，元朝人程端學在《鄞靈慈廟記》中記載了寧波媽祖廟的來歷：宋紹熙二年（一一九一年），有一位名沈法詢的船長，因「經南海遇風，神降于舟以濟，遂詣興化分爐香以歸，見紅光異香滿室，乃捨宅爲廟址」。又如，香港《九龍彭蒲岡村林氏族譜》記載了專家們認爲是古寶安地區（即今之港、澳、深、珠地區）最早的一座媽祖廟，由林氏先祖從莆田移居九龍，而後「扶神登岸」，建宮于「南塘石塌之下」的經過等。日本的薩南片浦有「林家娘媽」，據說是明末清初一位名叫林北山的帶著七尊木雕媽祖神像從福建冒險渡海到日本，後入日本國籍，其家族蕃衍于片浦，但所奉祀的媽祖始終保持「林家娘媽」的稱號。我們雖不能斷定這位林北山是莆田人，但起碼他是媽祖本家族裔，七尊木雕神像由湄洲割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近來，我看到不少臺灣天后宮的簡介資料都說「本宮神像系從湄洲直接分靈」。其中尤以臺南大天后宮，是衆所公認的臺灣島上最早的官建媽祖廟，史料確鑿記載它是由明寧靖王府改建而成，其

第一尊媽祖神像無疑是從湄洲直接分靈的。清雍正皇帝還御書「神昭海表」匾額，令福建水師提督重製三個，分掛于湄洲祖廟、廈門行宮和臺南大天后宮，這充分說明大天后宮與湄洲祖廟的特殊關係。臺灣早期媽祖從湄洲祖廟直接分靈，不僅有史料記載可證，而且還留存有珍貴的實物證據，如臺南市北區有一尊古老的媽祖像，背面刻有「崇禎庚辰年湄洲鑄造」九個字，這說明該神像雕造時間比鄭成功收復臺灣還早二十一年。我們不想對臺灣究竟哪一尊媽祖是最早從湄洲祖廟分靈去的這件事發表什麼議論，但有一點是極為明顯的共識，即臺灣大多數媽祖神像是從湄洲祖廟割火分靈去的。

媽祖廟在歷史上有多種名稱，這是由于歷代帝王褒封的緣故，大體說來，自南宋初至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年）以前稱順濟林夫人廟；紹熙元年至南宋末一般稱順濟聖妃廟；元至元十八年（一二二八年）至清初（十七世紀末）稱天妃宮（廟），其間元天曆二年（一三二九年）曾賜額「靈慈」，故亦曾一度改稱靈慈宮（廟），而從清康熙統一臺灣以後，各地天妃宮又逐漸改稱天后宮，一直沿用到現在。

經過一千年的分靈傳播，媽祖從湄洲逐漸走向世界，成為一尊跨越國界的國際性神祇。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約有二千五百座媽祖廟，祖國大陸按清末的地方誌資料統計約一千二百座，今建築物尚存並有香火的約五百座，臺灣省據一九八七年報刊公布的統計資料說超過八百座；港澳地區五十七座，外國有一百三十五座，分布在日本、韓國、泰國、越南、柬埔寨、緬甸、文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印度、菲律賓、美國、法國、丹麥、巴西、阿根廷等十七個國家。

由于地區、人文等客觀條件所決定，媽祖從湄洲走向全國和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必然是從莆田這塊地方跨出去的。正如程端學所說：「神之廟始莆，遍閩浙。」毫無疑問，媽祖信仰是發軔自莆田的。據宋朝人記載，莆田的媽祖信仰自北宋發軔後，遞至南宋中期已相當普遍。按劉克莊的說法是：「妃廟遍于莆，凡大墟市小聚落，皆有之。」可見其普及率是相當高的，那個時期莆田究竟擁有多少媽祖廟宇，現已難以統計了。但就媽祖信仰發展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而論，當數平海廟、聖墩廟、楓亭廟、白湖廟、賢良港祖祠。這些廟都有比較顯赫的來歷，且對後世的影響較大，如平海廟同清代的靖海侯施琅東渡統一臺灣有關，聖墩廟同宋朝廷的第一次賜額有關，楓亭廟同媽祖父母的首次封爵有關，白湖廟同現存最古老的兩尊木雕神像有關，賢良港祖祠同媽祖祖宗牌位有關，在考察湄洲祖廟的同時，不能不涉及到它們。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作詳細介紹了。

關於媽祖文化

媽祖文化這個題目，是一九八七年在莆田舉行媽祖千年祭學術研討會時始提出的，與會的事家、學者着重從媽祖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兩個層面作了初步研討。十年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化，總的趨向是擴大了共識，縮小了分歧。下面，我談談個人的認識。

從媽祖文化的內涵來說，媽祖短暫的一生雖未留下什麼著作，也談不上有什麼思想體系，但她的熱愛勞動，熱愛人民，見義勇為，扶危濟困，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事迹，卻體現了中華民族

的傳統美德，並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媽祖犧牲之後，人們就按自己的願望和理想，進一步把她塑造成爲一位慈悲博愛、護國庇民、可敬可親的女神，其目的仍是爲了化育子孫後代和弘揚民族精神。「傳聞利澤至今在」，「已死猶能效國功」——這是宋代狀元黃公度的詩句；「但見舢舨來復去，密俾造化不言功」——這是宋代學者陳宓的詩句；「普天均雨露，大海靜波濤」——這是元代詩人張翥的詩句；「扶危濟弱俾屯亨，呼之即應禱即聆」——這是明成祖永樂皇帝的題詩。以上這些詩句既是對媽祖精神的高度概括，而又說明歷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都很重視發揮媽祖的教化功能，希望使這一民間信仰成爲促進國家昌盛、民族團結、民生富饒的推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媽祖精神無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之一。

從媽祖文化的外延來說，則是指媽祖信仰持續一千年來形成許多值得我們深入研討和借鑒的相關學術文化課題。比如：在中外關係史上，媽祖信仰與我國古代許多和平外交活動有密切關聯，諸如宋代的出使高麗，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歷訪亞非四十多國，明、清兩朝持續近五百年的對古琉球中山國的冊封等等，都是借助媽祖爲精神支柱而戰勝海上的千災萬劫，圓滿地完成了和平外交的任務。外交使節們爲報答媽祖神功，寫下了大量頌聖文章，而這些原始資料對澄清一些歷史遺留的爭議很有作用。即如鄭和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詳細記錄七下西洋的過程，對史書記載的訛錯和不足起到了訂正和補充的作用。清康熙二十二年中國冊使汪楫所著《使琉球雜錄》詳述在媽祖庇佑下，封船如「凌空而行」，飛速通過釣魚嶼、黃尾嶼、赤嶼而進入琉球國境的姑米山、馬齒山海域，使迎接天

使的大夫鄭永安驚嘆如「突入其境」。由此記載可證，釣魚島列島自古就是跟臺灣連接在一起的中國領土。

在反侵略戰爭史上，有閩古籍曾記載中國水師將領依恃媽祖庇護多次把殖民主義者驅逐出澎湖海域的史實。澎湖媽祖廟迄今尤存一塊「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的石碣，這是明萬曆二十二年（一六四〇年）荷蘭殖民者企圖強占澎湖，沈有容從廈門率船隊抵達澎湖，令其無條件撤離後的刻石紀功。明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中國水師復在澎湖克敵制勝，迫使侵略軍首領牛文來律在媽祖廟簽字投降。至于媽祖助潮讓鄭成功的船隊順利進入臺灣鹿耳門港的傳說，則在臺灣已家喻戶曉。

在海上交通貿易及沿海港口開發的歷史上，更與媽祖信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國從東北至華南，許多著名的港口城市的開發史幾乎都跟媽祖廟息息相關。「先有娘娘廟，後有天津衛。」這句諺語是對天津港口起源的形象化說明。宋代華亭（即上海）、杭州、泉州、廣州四大市舶司與媽祖廟建在一起。還有營口、烟台、青島、連云港等都是以媽祖廟的興建為標誌，使荒涼的漁村變為繁榮的港口城市。香港北佛堂摩崖石刻和《九龍彭蒲岡村林氏族譜》關於媽祖信仰自南宋傳人的記載，則成為香港歷史文獻記載的第一筆。澳門地名的葡萄牙語稱作 MACAU，就是粵語「媽閣」的音譯。臺灣同胞把早期的分靈媽祖稱為「開臺媽祖」，這更充分說明媽祖渡臺和寶島開發是直接關聯的。

在科學技術史上，媽祖廟也有其獨特的地位。古代一種航海習俗：在新船下水出航時，必須同時製作一只模型供奉在媽祖廟內，這樣媽祖就會時刻關心此船的安全。所以許多媽祖廟內便留下了

大量的古代船模。山東長島媽祖廟的古船模多達三百五十多只，包括福船、沙船和民族英雄鄧世昌供奉的「威遠號」軍艦模型。這些船模成為研究我國古代造船歷史的重要資料。現存一批媽祖廟古建筑，如福建泉州、山東烟台、湖南芷江、遼寧大孤山、江西景德鎮、廣東澄海、貴州鎮遠和寧波慶安會館等天后宮，從廟宇結構造型到各類雕刻構件，都是極為珍貴的我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精品。此外，各地媽祖廟還保存一些特殊的科技文物。如莆田涵江天后宮存有一幅明代星圖，是研究我國古代利用星圖定向航海的難得實物資料。天津天后宮所存的滅火「水機」，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機械消防器材之一。

媽祖文化的外延當然不止以上所說的這些，僅直接記載媽祖信仰的歷史文獻資料，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一百萬字。它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學、藝術、教育、科技、宗教、民俗、華僑、移民等領域的許多課題，內容相當豐富，史料價值很高，有待於兩岸學者攜手探討，相互交流，多出成果，共同提高。

（林文豪，福建莆田市湄洲天后宮祖廟董事會名譽董事長）

序 二

常江

自從《中國對聯集成》這一跨世紀工程啟動以來，對聯整理與出版的態勢，逐漸發生變化。一方面，綜合性的「集錦類」聯書，明顯減少，並且規模也開始變小，這大概是因為，在各省「集成」出版之前，從現有的聯書中再難以「整理」出更多新資料的緣故，當然，某些出版社與編者繼續以贏利為目的進行「拼盤」式的炒作，或者是炒別人的，或者是炒自己的現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專題性的聯書明顯增多，無論是以人物為專題，還是以類別為專題，抑或某一類、某一地景點為專題，都有整理與研究的雙重意義。至少，這一類的著作，可以成為各地「集成」的「分資料庫」。

在這一背景下審視聯著的出版，人們會發現，諸神廟宇的對聯專集少得可憐，十年來才只有一部《關帝廟楹聯集》（金實秋編，一九九〇年）。而今，徐玉福的《媽祖廟宇對聯》的面世，深化了此類對聯的整理與研究，是新千年伊始聯界的一大收穫。

中國楹聯學會成立不久，因討論長短聯的劃分，我與徐玉福有了聯繫，那時他在江西。後來，我

編著《中華名勝對聯大典》，他給我寄來了許多江西名勝對聯的資料。再後來，他出差北京，我們在家招待所見面。他給我的最初印象，是文質彬彬，富有朝氣，在蒐集整理九江乃至江西的對聯。當時和後來，在對聯報刊上可以不斷讀到他研究聯壇名人和聯海鉤沉輯佚等方面的文章，我和聯界同人便很關注他的動向了。一九九四年中國楹聯學會成立十週年時，他獲得「聯壇十秀」提名，無疑這是對這位年輕人辛勤筆耕的承認與肯定。

此後，因各自都忙於自己的工作，疏于聯繫。去年年初的一個晚上，他從廣東東莞打來電話，說已去那裏謀職，並在蒐集整理全世界媽祖廟的對聯，準備編個集子。這是個好主意。我支持他，給他寄去一些臺灣媽祖廟的對聯資料。

「竇中慈母女中聖」，媽祖是在中國影響最大的女神，有「天后」之稱。在民間，其知名度是超過女媧的。她對世人的關懷，既不是觀世音般的慈悲，也不是關帝君般的威不可親，而是充分體現了母愛，體現了女性的愛：「慈可配天，湄洲間長流聖澤，護如保赤，金裏內群沐母恩。」

「海上福星天上神」，媽祖是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海神，有「中華海神」之稱。沿海各地，以至近海的江河口岸碼頭，幾乎沒有不建媽祖廟的；媽祖的神龕、牌位，在農戶漁家，也十分普遍。媽祖是以海為生的人們戰勝困難，保全生命的精神力量，甚至是海邦安寧，國運昌盛的藝術象征：「聖德普慈航，河清海晏，母儀崇勝地，國泰民安。」

然而，媽祖又是國際神，有「世界和平女神」之稱。環太平洋東海岸各個國家，都有供奉媽祖的信

仰，都有建媽祖廟的習俗。顯而易見，媽祖文化對於在全世界傳播中華文化，促進世界和平，都有非常直接的作用。整理世界各地媽祖廟的對聯，也自有它不一般的意義，是那些長呀短呀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所無法比擬的。

從本書中，細心的讀者還能體會出媽祖這一「平民神」的特點。單獨立廟可以，聯合立廟可以，在現成的廟宇分個殿、塑個像也可以，就是在室內、船上或野外擺個神位也無所謂，從不計較，至於這廟的名稱，也很隨意，有叫媽祖廟的，有叫天后廟的，有叫什麼什麼宮的，像是道教，有叫什麼什麼寺的，像是佛教，還有叫什麼什麼堂的，……。這些，與媽祖出身貧寒自然有很大關係。

徐玉福選擇並完成媽祖廟宇對聯這一專題，未必是想到自己也「出身貧寒」，而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的一種必然結果。如果不是從江西到了東莞，如果不是從內陸到了海邊，他無法體會出古往今來的「媽祖情結」，更無法確定這個題目。假如沒有現代化的信息傳遞技術與設備，他的成果也不會出得這樣快，這樣好。君不見他在國際互聯網上閱讀了大量有關媽祖的背景資料，下載了許多有用的對聯匾額。

這便是他的過人之處。實際上，他也只比別人高明在懂得利用信息這一點上，然而，真正懂得這一點，多麼可貴，又多麼不易呀！

應該說，他在新千年到來之際，奉獻給楹聯界的，不僅是這樣一部有特色的著作，而且還有一條